

临邑党史资料

第八集



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 日

目 录

马冲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	(1)
郭毅同志对临邑一段早期工作的回忆.....	(11)
回忆临邑党政建设的一些早期情况.....	李兴民 (26)
回忆我与临邑人民风雨同舟的生活.....	傅杰民 (33)
我对临邑一段情况的回忆.....	梁 健 (42)
回忆我在临邑工作时期的片断.....	于继量 (46)
临邑一段战斗生活的回顾.....	陈玉奇 (49)
田口镇战斗始末.....	刘振山 (68)
田家口战斗碑文录.....	(77)
血战王楼后的十八天.....	宋安温 (79)
忆杨洪恩李聚五烈士.....	任振华 (89)

马冲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

接：此材料是马冲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为早期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宋光亮同志写的一份生前身份证明材料。尽管内容与第一集中作者所回忆的资料有某些重复，但对所涉及的县委、政府及武装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有所补充，故我们觉得仍有必要刊载，供老同志参考。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我曾两度任中共临邑县工委、县委书记。据我所知，临邑境内以前没有我党组织活动，抗日战争前只在临邑师范讲习所教员中似有党员，但未正式证实。王党家、宋登华、耿刘家、刘开平同志入党可能较早，但均在外地和部队中，未在本地活动，也未发生过组织关系。

临邑较早的抗日革命组织，应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开展活动最积极活跃的是以后被捕自首变节的张海兰。先后参加民先活动的有刘刚平（福通以前记成福利）、张利铭（剑三）、张继孟、赵长刚、宋光臣、尚精诚、李象贤等。我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国家寨接触的民先，先是由张继孟、张剑三等到我所组织的而依于祥洼孙世荣的抗日学生队进行活动，八月由张海兰介绍我到乐陵，参加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训练队（后改为军政学校）学习，九月在校入党，毕业分配到东光工作。后请假返临，正遇永兴支队政治工作团在临邑开展工作，时张海兰、剑三、继孟、赵长刚等都在，遂留下我协助工作。张海兰于十一月才在永兴政治部机关支部入党，这时张海兰所联系的陈

广治 马希臣、宋光臣、尚精诚、孙万珍、刘刚平、李汉三和宋光亮父子都已参加公开抗日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永兴支队政工团结束工作归建制，张海兰时任民先地方大队部副支队长，仍归地方部队，政治部把我和张剑三、张继孟三人作为军队人员再送军政学校学习，而冀鲁边区特委组织部说我们是地方党干部，从军校又到党校，学习十天基本知识，由组织部长周东光接见，派回临邑，由组织部巡视员马英奇具体交待任务，指定建立禹、临、陵、平、商、济、齐七县工作委员会，我为书记，张继孟为组织部长，张剑三为宣传部长，回到临邑后，马英奇随后到了临邑，把我们召集到糖坊，又介绍了宋光臣、尚精诚、李象贤给我们，宣布工委由六人组成，我、二张和指定为民运部长的宋光臣四人为常委，青委尚精诚、李象贤为委员。

这时我们的任务是以临邑为中心，向边邻各县开展工作。

1. 通过原有党员利用同学亲友联系群众，在雇工和贫苦农民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2. 开展宣传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发动和输送知青到军校学习，扩军扩干，和通过教育培养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3. 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主宣传。

4. 尽力争取掌握能接近的地方武装，调查了解匪杂武装情况等。

当时部队已离临邑，城内只有统战性的战委会，根据马英奇指示，我须打入战委会取得公开合法身份，进而取得领导权。这时国民党的陶贯一、王子星等都在里边，我们则有李汉三等在内，陶王都是我过去的老师，一有事我和李汉三就和他们争论，他们就生气，几天就把

他们气跑了。这时宋光亮的儿子宋积明做了糖坊秘密儿童团的团长，领导了学生的宣传演出和放哨防奸等非常活跃。宋光亮给以支持和资助。

工委往往在糖坊和张仙白开会，主要审批新党员，和建立各支部的人选。当时工作最得力的是，宋光臣在城附近，刘刚平在济阳四区。其次三区有李传宝同志，临陵边有曹明惠同志（后划入陵县）。群众积极分子则有陈广治，李汉三夫妇，统战人物则有庞雨青。马希臣同志不久也入了党。和我们联系的群众武装则有张油官庄许传珍（外号老毛子）和样洼孙世荣（后编为我鲁北支队第三大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临邑城再次陷敌，战委会也解体消亡了，工委改为临邑工委，完全转入地下，这时宋光亮是我们可靠的群众，当时没有政权，我们本身和往来找我们联系的人员，全靠宋光亮兄弟供给食宿（那时他和光臣同志并没清楚分开家），有时找人来接头，或通知什么人，我们不便去时就派宋光亮去，无论雨夜他都不辞辛苦，而且从不多问长短。工委印刷所就设在糖坊蔡维木（据调查是蔡文喜，乳名叫木子。——编者）同志家，所需纸张油墨等靠马希臣和陈广治设法，由庞雨青等捐助。马陈二人是庞的店员，而同庞和陈、马联络和密运这些物资也靠宋光亮。此时张海兰调任德平县委书记，他经常到临邑来，工作上给我们一些援助，和他的联络也是宋光亮去跑。这时经工委讨论吸收宋光臣的爱人六嫂和宋光亮入党，宋积明吸收为青年党员（候补到十八岁再转正）。他领导糖坊的儿童进行了向临邑城内散发抗日传单和瓦解敌伪的标语口号，和侦察城内敌情，封锁村内消息等工作很有成绩。宣传品是我们自己油印的，大多是宋光亮带进城

由马希臣收藏散发的，有些是孩子带进去散发的，有些是他们用风筝放进去的。

我有时在刘江，有时在糖坊，有时在许传珍处。有次赵长刚到刘江找我接头，被到乡公所催东西的伪军抓到（因他的服装与众不同）他说是我的同学找我玩的。伪军又带他去抓我。我从后窗跑掉。当时我父亲通过乡长的儿子马福乐，向伪军说通以二百现洋买放了赵长刚。因我未到场不算完案（主要留再讹钱的尾巴），所以我以后也不回家了，又不能老在糖坊，工委再开会也不能聚集太多人。有时我到张仙白和二张开会，再到糖坊和宋尚开，李象贤则有光臣转达。因此，工委议决为加强工委之间与工委和活动分子（相当区委，因为只一个人不成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由宋光亮任工委的交通联络员，他就跑张仙白、张油官和李传宝处，德平张海兰处，并保持城内陈广治的联系。和特委的联系则由马英奇来或我到乐陵去，不用宋光亮。

一九三九年三月因为有五十多个党员，特委指示工委改为县委，有党员的村点尽快发展到三个以上党员，建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支部。仍是原来工委的同志分任县委职务，不想这时却发生李象贤同志失踪的事，他去小布家一带做什么事事先没有向县委说，他家庭向光臣处来询问才知他失踪了，并带他的一个小学生一同失踪。第二天宋光亮打听到小布家一带知道发生了事，有人被害，又没响枪，估计是活埋了。这时我正由张油官到了糖坊，宋光臣和尚精诚叫我赶快走，说象贤出了事，不知我们是否都暴露了，宋光亮也在，大家有些惊慌。当时决定，县委改变接头地点，印刷所暂封闭待转移，停止张仙白、小李家和糖坊直接联系，有事都向张油官找我，一面向特委报告此事。

由宋光臣弟兄继续侦破此案。完后我由张仙白通知张继孟收藏党员登记表并改变向张油官接头。就去张油官庄。隔了一段没什么变化。我又到糖坊，宋光臣和宋光亮都说证实是象贤和学生被害了。小布家有人在高粱地看见。是几个便衣有长短枪。不知是什么人。埋处不知确穴。只知大概地点。当时我们几人研究。象贤去小布家一带并携有学生。家中不知。当然不为私事。他也没有私仇。不会是仇杀。衣着平常身无长物。不会劫财害命。死后毫末有声张。不是日伪干的。因此认为最可能是当地匪团杨二团，或孙五团。宋光亮分析可能是当时在杨二团当营长的×××干的，因为他们恨八路军更恨“暗八路”。当时虽有些疑终无证据。于是想到自己没武装不行。许传珍部只能做联络点。他可以供食宿。住在他村较安全。我们的活动他只给方便。别不过问。我本人可以同他借枪要弹。别的指挥不了他。我们也只明用“暗八路”身份和他打交道。并不向他暴露党的面貌。所以只有设法另建自己的武装。

当时临邑有三个出名“楞种”，头号的是尚精诚的三哥三火子尚精贵。二号就是先在杨二团后反正任我二军分区八大队队长的路虎子路有水。三号的是西关贺豹子贺凤岐。他是尚火子的盟弟。而尚精诚是宋光臣的盟弟。宋光臣、尚精诚、李象贤都是我的同学。为往来又由我和宋光臣结为干亲家掩护活动。由于路有水当时干杨二团。这就使我们想到了比他利害的对头人尚精贵。所以商定由宋光臣和尚精诚动员尚精贵出来拉队伍。由宋光亮侦察东门伪军情况。我去特委汇报请示。并解决基本武器。我由乐陵回来。特委同意。我并把马英奇的驳壳枪带来。本打算借许传珍的驳壳来用。这时尚精贵已动员好。亲

自看了地形和进出路线，并已有了一枝破驳壳（只能单响），何风歧枪法较准，就用了马英奇的枪，许传珍的枪用不着了。后来我把枪又还给许传珍，事情具备，按照我们几个人的决定，以实际行动暴发游击战纪念“七七”。于“七七”一早，由尚精贵、何风歧化装成割草农民，藏枪混入东门。一枪未鸣，俘东门岗伪军十一人，得长枪八枝，既弹药全部，到王落户教育释还俘虏。在外接应的宋光亮把枪埋在农试场苗圃地。尚精贵到糖坊小学把短枪还给我就去串连人了。日寇已追出城，找不到踪影。到糖坊村头（学校门外）歇脚，我藏枪给学生上课。宋光臣出校应付（他受过伪教员训），敌人走后宋光亮才回来和我们报告经过情况和缴获已安全埋存。临晚宋光臣又去苗圃等候。掌灯后，尚、何已带全武装的十多人小分队来见我们了。我们布置他们，暂时分散隐蔽，不张旗号，枪由个人保管，夜聚明散，待机出击。一面布置宋光亮父子继续侦察临城敌态，小学生由学校到东街一路暗设侦察传递哨。隔两晚，尚精贵又带人把东门新设的一班伪军收拾了，队伍立即成了三十多人。敌人封闭了东门，隔了不到十天，又把北门真武庙一个排伪军全歼。又起一些富户私藏零枪，队伍有七八十人了。马英奇并曾来接见了尚、何，定名为环城大队，任命尚精贵为大队长，何风歧为大队付，我兼任政治主任。我随他们行动几天就觉到难办。一来发展太猛，我们党员少，群众基础薄，没有来的及发动党和基本群众入伍，所以成份都是何、尚的江湖朋友和绿林豪客，战斗力较强，政治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二来没有政权，给养无着，所以过几天马英奇又来，带了一纸委任状，调我去任临邑县长，我把队伍交给马英奇，就到五区找县府去了。当时五区为游击区，一区是敌

战区，两边没联系。当时县府归鲁北支队党委领导，曾以尚大队为县大队。我以为他们纪律太坏，又难指挥没有同意，何大队就编为鲁北支队一大队。又决定编许传珍部为县大队，任张海兰任政治主任，他不服气我做县长，不来县府靠拢。后经支队政委调来，指定县府与他们同时进驻老肖家。晚上进驻，张海兰说病未与我会见。次日拂晓即被敌伪包围，我随五区队和助理员马天成等突围，奔王天雨村与主力靠拢。张海兰与许传珍部不战溃散，但并无伤亡。

自八月我离糖坊，十二月我调庆云县委，与原县委没有联系了。马英奇仍随尚大队行动，他们又歼灭孙家店孙老五，成了拥有三挺机枪的三百多人的大队了，这时我却接受新建立的二地委派来的宣传部长周玉宣（即后来的关峰）领导了。我调走时徐尚武来接替我县长职务，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刘江明同志也一同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我又调回临邑，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临邑实际分做两片，县府县队活动在济阳四区和临邑二区，另一片是临北三区为主西顾五区。当时地委组织部长李萍（于梅仙即五二〇）驻临邑负责临、济、商三县。刘刚平代理县委书记，他调济阳县委我接替他的工作。原来的刘江明已牺牲，张继孟妥协脱党，张剑三被捕，宋光臣战伤不愈而死，徐尚武激战重伤，张海兰被捕解去济南自首待敌，六嫂被捕解去商河，尚精贵被敌包围战死，队伍整编入主力，何凤歧携枪拖少数人叛变投敌当临邑伪警备队长，尚精诚率大哥、二哥和五弟到临邑城给三哥报仇，失败一起被害，李传宝（李善斋——编者）牺牲，马希臣入党调任县府财粮科长后阵亡，宋光亮把宋秋明（已任一区委）送去阳信城学徒避难，许传珍交出队伍在家，后被于新岭勾

结日的杀害。县委新的有宣传部长张静波（清晨），代理组织付部长孙××（忘名），临北负责人夏彭鉴（大东），县长王其元，县大队韩副政委。原来一区（即城周之区）的线接不上了，各支部的情况都不知道。张静波随督燕一区书记，但无法打入。其他地方都能正常工作，所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打通一区，恢复糖坊一带党组织。由李萍我和张静波研究，关键是找到宋积明。要找到宋积明就得先找到宋光亮。计划由我和张静波随路有水的八大队到城近活动，借机和宋光亮联系，最好能找回宋积明。不能找到则请宋光亮帮张静波接老关系。我则设法和何风歧进行接触，试行争取他。即使少做坏事也好。这时路有水早已反正，任我八大队长，和城内敌伪奸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尚精贵已死，他就压倒何风歧了。当时他正威名昭昭。我和张静波随他行动了两天。在糖坊村东面临近村看到敌人的确保治安区。到也没什么，表面也平稳。托村人给宋光亮带一口信说我回临邑来了，叫他到江家店子来看我。我们回到济阳四区，几天宋光亮到江家店子来了，我把他介绍给李萍，把张静波介绍给他。这才知道他把宋积明送走的，一时叫不回来。他也不愿叫回来。他前一段主要是奔走营救六境。经过花钱，人总算保释回家，但受刺激神经失常。他又通过何风歧把尚氏五兄弟的尸骨弄到一处安葬，并安排了尚老太太和女儿的生活。由何风歧奉养。他因他弟弟和尚家兄弟与何风歧的连环结拜的关系尚无危险。并说张海兰自首后原来有关系的村，没说出事。何风歧叛变投敌后，对老朋友一个也没动。根据这种情况就和他商量。我和静波插进去，静波留下。请他帮忙找老关系。只是找到老关系介绍一下就行。怎样谈他不管就行了。商量同意，约好时间他回去了。我和

静波绕过据点夜间插到他家去，原来他已通知我父亲和我前妻儿都在他家等。他带静波到马福林他们那里接上关系了，我在他家夜间研究接触何风歧的事，发现我父亲和何风歧的姐夫冯家庄汉奸王六很好，并介绍了王六原来在济南拉了多年板车，事变后回家穷到快要饭，只是何风歧当了警备队长，他才当了冯家保长，幼年和我父亲是邻村的割草小伙伴，这样决定通过王六进行工作，白天我躲到村外冬留棒秸地里，由宋光亮送饭，我父亲去王六处试探，结果王六听说后，定要接我到他家去，他早希望何风歧和八路接上头，但没找到信得着的关系，这样我就住到冯家王六家，他夫妇把卧室让给我，谁也不敢去，住了两天，观察王六只是借何风歧势力，何风歧不听他的，何风歧的大哥到王六家去，王六要我和他说，我不愿见他，他也就没对他说我在，根据王六和宋光亮的共同说法是何风歧怕老婆，老婆是被霸的女学生，他们主张我给这个女人写封信，我就写了一封信，要她多劝何风歧早找出路少做坏事，这封信由王六交她，就由王六护送我到红庙村回根据地了，这封信以后听宋光亮说何风歧是知道了，但说他不会对老朋友发坏，现时出来还受不了苦，所以以后就没再管他了。

由于审察到宋光亮虽没失密变节等情，但只是位重友情热心肠腿脚勤的慷慨朋友人，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紧张时表现胆小，所以没有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仍作为可靠群众关系，六嫂虽说没有暴露身份，是作为抗属抓去的，但再无别人旁证，且神经失常所以也未恢复组织关系。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调去匡五县县委（即今陵县）后转德州县委，到一九四五年和李萍调到渤海区党委城工部所属济南工委，活动在济

阳四区。负责训练人员向济南打入。才又想起宋光亮。因为那时庞雨青住在济南。李汉三的大哥住在济南。还有一个张海兰在洛口，就找来宋光亮。派他到济南去找这几个人。打通去济南的路。这时日寇已投降。宋积明已回来。宋光亮情绪又高了。他先找到庞雨青联系好。把工委委员韩露以亲戚名义送到庞雨青处。但一二个月后。韩同志见庞胆小怕事。活动受牵制就撤出来了。第二次去找到张海兰。张海兰在南洛口日军火药厂的余地管菜园。很自由。由于会点日语。在日军士兵中进行了点工作。日寇投降后他正找出路。就派了个亲信工人和宋光亮出来。以后就由宋光亮送人进去。或由那个工人出来接人送信出来。这一段约有半年。宋光亮几乎没有回家。只在工委或去济南。一九四六年我和李萍调津浦铁路工委。张海兰也由济南搬回家。宋光亮也回家了。以后没有联系了。

郭毅同志对临邑一段早期 工作的回忆

(据谈话录音整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今天我想谈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在临邑的建立发展。二是八路军到临邑开辟工作，收编地方武装。三是临邑县大队的建立与发展。最后谈一谈我所了解的王楼战斗情况。

我是一九三九年夏末秋初随鲁北支队到鲁北来的。当时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在鲁北支队待了很短时间就到了十八团。一九三九年的秋末冬初又到临邑。一九四〇年秋末时离开临邑。一九四二年又到齐河。因为齐河、临邑又有联系，所以我结合起来一块谈一下。

因我开始在部队上工作，后期到地方，所以谈谈部队期间一些方面的情况。另外所了解的地方的一些情况也附带谈一谈。

一、临邑的开辟和鲁北支队

关于临邑的开辟和党的发展，据我统的了解，一九三八年秋天马英奇和马国瑞从冀南来到乐陵，时间很短马英奇就到临邑这边来了。我记忆当时除了从军政学校学习回来的地方同志外，就是马英奇来的早了，马英奇来了后调刘景佐来任临邑县委书记。我曾看到过王林华同志的材料，他说他曾担任过临邑的工委书记，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刘景佐牺牲后是刘江明，刘江明以后我就知道了。马英奇是一九三九年十月来临邑的，马英奇期间刘景佐调来的。刘景佐我们在冀鲁豫

党校一起学习过。也是和马英奇一块到冀鲁边来的。刘景佐大概是在临邑的西部牺牲的。我记得刘江明和我们是同时期来的，或者说他稍晚一点。我来的时候徐尚武对我说，刘景佐同志牺牲了。刘景佐同志尚武同志是老乡，跟我是同学，所以我知道刘景佐在这里担任过县委书记。往后推一段时间，就是刘江明同志跟我来接头，他是县委书记，要我参加临邑县委。所以我知道县委书记一九三九末是刘景佐同志，一九四〇年初是刘江明同志。刘江明期间，大概是一九四〇年的夏季，在六区南北庄子以东一个村庄，他和张健同志召开了一次县委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六区的区长可能是孙兰轩，记不太清了。

另外，在临邑开辟工作中，王叙坤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王叙坤是鲁北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他负责地方建党建政工作，都知道他叫“五二〇”。他是一九三九年春夏之间来的。鲁北支队沿革情况是：东进纵队的主力西进以后（开辟鲁西），地方留下了一部分主力，建立了两个地方游击支队。一个是津南支队，主要活动在沧盐一带，向北开展。这边就建了个鲁北支队。津南支队的司令兼政委李宽和，鲁北支队就是王叙坤同志，副司令员是龙书金。一九三九年春夏之间来到鲁北，初期除整编部队以外，就是开展地方建党建政工作，所以说他对临邑的开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临邑的武装建设，就是他从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建立发展起来的，并把我也派来了。下面我还详细谈。

二、地方武装的收编和临邑县大队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时，临邑的土匪杂团很多，武装民团也很多。一九三九年初开辟鲁北是老五团，叫永兴支队，进入鲁北之后就改叫鲁北支

队了。鲁北支队在收编、建设临邑地方武装方面做了些工作。收编组建了三个大队。一个是尚精贵这个大队。副队长是何风歧（何狗子）尚精贵牺牲以后，何风歧叛变了。这就是鲁北支队收编的地方武装游击第一大队。二大队就是当时在临邑南部齐河边上的李聚五。李聚五的队伍是我们帮助他组织发展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活动在临齐边界。三大队是临邑的孙世荣，也是民国性质的地方武装。另一个和临邑也有关系。就是在临邑西部临禹边界活动的储连山，当时叫“储团”，也被我们编了。很短时间储就叛变当了汉奸。

收编一大队是通过尚精诚。尚精诚是地下党员。尚精贵是尚精诚的同胞兄弟，也是不错的。编了以后我们派了一个人到一大队。谁去的想不起来了。三大队是杨秀章同志作为八路军的代表派进去的。孙世荣这个部队里有两个起作用的人。一个是李资清，是孙团的政治部主任。一个是马跃儒，是孙团的特派员。当时他俩都不是共产党员。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储连山那个部队收编后是派赖金池同志去的。待了一段时间一看不行就撤回来了。这几个都是临邑当时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一、二、三大队改编后都属鲁北支队领导。补充扩大了鲁北支队的力量。

鲁北支队在改编地方武装过程中，从尚火子部队和鲁北支队本身抽出一部分力量帮助组建临邑县大队。另外，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冬之间，又收编了临邑老二区南部的一个道会门性质的地方自卫武装。队长叫朱长河。通过地下党员齐志芳去做的工作。王阁的王士刚由于我们没做好工作跑到齐河当了汉奸。朱长河这部分武装被编成临邑县六队第一中队。朱长河任中队长。齐志芳任指导员。临邑县大队还有个

二中队。是管子这一带的，中队长外号叫白秃子。我们派了一个副队长叫唐中华，是从军政学校出来的。三中队是从下边区队里抽了两个班组建的。县大队除了三个中队外还有侦察班。班长是李进展同志。这个班基本上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临邑人。

县大队正式组成是一九三九年冬末或一九四〇年初这个时间。以上这是临邑县大队的基本武装。另外，临邑县大队还先后建立了三个特务中队。他们多数是从临邑地方土杂团武装中改编的。特务一中队是路虎子那部分，有二三十个人。路虎子的中队长，特务二中队是张五星级，有三十几个人。原来是土匪。特务三中队是刘三，也有三十几个人，也是一个土匪。当时临邑县大队包括三个中队，加上三个特务中队，力量就很可观了。这样以来，临邑的土匪武装基本解决了。大部分编到了鲁北支队，少部分充实到了临邑县大队。这是临邑整个地方武装的收编和临邑县大队的建立情况。这时临邑县大队的建制已经具备了三个中队，三个特务中队，一个侦察班。徐尚武县长兼任县大队队长，我任政委。副大队长是张海兰，但从没随部队活动。仅在一九三九年过春节迎新年会上见过他，经介绍才知他家是张仙白村。从那以后再没见到他。他经常带着一架匣枪到处跑，也有人称他动委会主任。

总之，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临邑的地方武装发展还是不错的。县大队大大小小的包括六个中队，区队人数也不少。特别是三区队，宿安这块。记得潘区长蒋瑞甫都在这里，指导员六个子姓范。这位同志在贾寨战斗中牺牲了，名字想不起来了，那个区队有四五十个人。五区也有区队，夏家胡同一带，储国惠当区长。六区就是孙庵。

一带，是临邑六区。南面还叫二区，这一带一直到南北庄子叫一区。区长叫杨振环。一区多少有点武装，活动在簸箕王家这一块。此时期作为临邑的党政建设来说，局面是最好的，武装人数比较多，活动范围比较大。各个村的村政工作推行的也比较好，干部也比较多。

三、收编杨佃庆初步扭转了恶化的局面

临邑形势恶化的转折点就是贾寨战斗。时间是一九四〇年的阴历二月。记得是过了春节以后，第一次跟敌人的三辆坦克八辆汽车作战。我们在村里边守，敌人就攻。我们的部队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也差。最后顶不住被敌人攻开了，进了街，我们就撤下来了。贾寨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整个县大队有的负伤，有的跑了，剩下不多人。我们晚上在南北庄子集合，部队就集中不起来了，基本上全跑了。一中队往南跑了。南边是老家，王阁、齐集一带的。现在还有个活着的叫刘育林。他是那时负伤的，家是小刘庄的，现在还在家里。二中队垮了一半，白秃子队长也跑到营子去了。三中队剩下一个班。总之，这次战斗伤亡的少，跑的多，大概伤亡了二三十人。从那个战斗以后形势开始恶化，县政府这个地区进不去了，转移到临邑的北部。那时是属陵县管辖，林子街以南这些地区。有时活动在赵棒锤一带的沙河里。三区进不去，一、二区也进不去，六区也进不去了。仅有储国惠同志在他那带还能活动（可能指原五区——编者），三月到五月，形势特别紧张。

面对恶化的形势，我就和徐尚武同志研究这个问题。怎样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打进去。光在陵县边界上活动不好办。当时能够活动的就是特务一中队和二中队。当时研究决定由我带着县大队二中队的唐中华深入到六区去找特务二中队张五星子，特务二中队为什么能在这